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

樂何如

注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

樂何如

疏

注莊暴齊臣也○正義曰此章承上章上章為齊

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為鄭聲則趙氏以好樂為好音樂也

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

注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疏

注王誠至

治乎○正義曰趙氏以甚訓大故以誠能他日見於王曰王

大解好樂甚云古之樂者探下文言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注

孟子問王有是語不

疏

王嘗至有諸○正義

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注有是語不○正義曰阮氏元按勘王變乎色曰記云考文古本不作否按古可否字祇作不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愠恚

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疏由古之樂也○正義

曰由與猶通用阮氏元按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由作猶○注甚大至異也○正義曰後漢書樊準傳注云大猶甚也大甚之大讀若泰與廣大之大古通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謹察間甚以意調之注云甚謂多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也注云大猶徧也徧與多義亦相近然則王之好樂甚即謂王之好樂徧徧則充滿廣眾合人已君民而共之矣漢書陳咸傳注云大要大歸也無論古樂今樂俱要歸於與民同樂故云大要趙氏以大訓甚不屬於前齊國其庶幾乎而下而屬於此下大要二字承而言之似以前之好樂甚謂大好古樂此之好樂甚謂大要與民同

樂甚之爲大同而前後義異前渾言好樂則自宜古不宜今王既自明爲世俗之樂則孟子順其意而要歸於與民同樂乃揆經文前後兩稱好樂甚皆謂好樂能徧及於民不宜殊異趙氏大要之大不必卽訓甚爲大之大大要二字自解今樂猶古樂之義惟甚大之訓誤係於此轉令學者惑耳

曰可得聞與注王問古今同樂

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王

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注王曰獨聽

樂不如與眾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孰樂注孟

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眾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

與眾注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注孟

子欲爲王陳獨樂與眾人樂之狀疏曰獨至言樂○正義曰

音義云獨樂樂丁上音

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餘並音岳趙氏解獨樂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凡上樂字爲作樂聽樂則上音岳下音洛是也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宋陳善捫蝨新語云莊暴一

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也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音放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謂王言樂釋地三續云或謂予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思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翟氏灝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爲証後漢書臧宮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爲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爲無因舊注所倚旣屬有今王鼓樂於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爲據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注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

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

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疏

舉疾首蹙頰○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舉

俱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

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

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

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是樂以鼓爲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

大司樂以下皆屬春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眾樂之外故

眾樂統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樂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

擊鼓解鼓字以作樂解樂字○注管笙至眾也○正義曰爾

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箛謂之

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又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

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笙與管別簫與籥別趙氏以至釋管

以簫釋簫者說文竹部云等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廣雅
釋樂云笙以瓠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等象笙三十六管
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等管三十六簧也管
下當有樂字凡竹爲者皆曰管笙十三簧蒙上管樂而言然
則等笙說文並以管字冠之管之三十六簧者爲等管之十
三簧者爲笙是笙爲管也說文竹部云籥三孔籥也大者謂
之笙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約又云約小籥也廣雅釋樂云
籥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
云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籥也籥之中者名籥與簫名籥
同故趙氏以簫釋籥也又引或說者周禮笙師注云籥如遂
三空說交竹部云別爲書僮竹苦籥部籥樂之竹管三孔所
以和眾聲也籥籥古通用三孔卽三空和眾聲卽節眾笛卽
遂也引詩左手執籥右手執箛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六孔箋云碩
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注云
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
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籥卽此節眾音之
籥故引詩耳唯毛以爲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籥
爲三孔籥管爲如箛六孔笛爲七孔笛廣雅釋樂云籥謂之
笛有七孔管象觥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箛長尺四寸八孔一
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箛八孔最長笛七孔次之管六孔又次
之籥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籥爲六孔蓋
以管爲籥也廣雅以籥有七孔蓋以笛爲籥也杜子春注笙

師讀遂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遂則遂有五孔爲漢
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簫爲今之簫笛七孔一孔上出則以
笛爲簫矣鄭司農以管如簫六孔康成則謂管如遂而小併
兩而吹之今大予樂章羽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
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簫同類而小別者
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爲六孔之名與簫同類而小別者
也簫爲如遂三孔之器遂七孔簫故短於遂其名賴與簫同
故趙氏直以簫爲簫而簫編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簫實
別故趙氏以若笛短而有三孔者爲或說與簫別也○注疾
首至愁貌○正義曰詩衛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思
而頭爲之病說文疒部云疾病也痛病也疾痛義同周禮天
官疾醫春時有瘡首疾注云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爲
憂愁所鬱猶春木爲金沴也說文頁部云頰鼻莖也或從鼻
曷廣雅釋親云頰頰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頰爲鼻頰之頰頰
通作準漢高帝紀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
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頰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先生曷
鼻巨肩鰐顏鰐鰐既言鼻又言頰者曷同迢迢鼻言其內不
通而鰐鰐則言在外鼻莖也鼻有中斷者蔡澤諸葛恪之
相是也有憂愁而蹠縮者孟子言蹠鰐是也有病而辛頰者
此言其內酸辛
素問所言是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節羽旄使之美好

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疏注田獵至牲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茆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隱公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狄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用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

梁傳云春日田夏日苗秋日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置罟

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

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太宰以人則治鄙鄙人曰田役以取其衆地官大司

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

正族師縣師遂人遂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眾是田獵必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紀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亦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析羽爲旄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析羽爲旄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日旄錯革鳥曰旛詩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縵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旄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旄首以警眾也鴻鳶則載其羽虎貔貅則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旣假於齊又今王鼓樂假於鄭必齊鄭所飾精美異常惟晉人所欲見矣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注百姓欲令王康

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

與民同樂也

注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

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

疏

注有愍民之心○正義曰闡監毛三本愍作憫說文心部

云愍痛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吾代二子愍矣服虔注云愍憂也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爲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憫高誘注云憫憂也愍之作憫非其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注孟

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疏

故曰至和矣。○正義曰：考文、古本矣，作也。周氏廣業云：按尉繚子兵議篇引天時二句作古語，陸機辨亡論引稱古人之言，意孟子自有所本。史記引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亦以爲古人之言。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注：王言聞文王苑囿方

七十里，寧有之？疏

注：王言至有之。○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日禽獸曰囿，艸部云：苑，所以

養禽獸也。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篇云：熊羆羣而

逸。囿，韋昭王逸皆注云：囿，苑也。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囿之

大。高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

同。然則說文言苑有垣三字，連屬明囿無垣也。呂氏春秋重

已篇高誘注云：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天官閭人王

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

人掌囿游之獸禁。注：旣云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

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賈氏疏云：孟子文王之囿七

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

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

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離宮小於御苑，故小爲。孟子對曰：於

囿此囿方七十里，則卽苑也。蓋散文則通耳。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注於傳文有是言。疏

注於傳文有是言。○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傳傳也以傳

示後人也傳述爲文故云傳
文毛詩疏引作書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注王怪其大曰

民猶以爲小也注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

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注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

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

寡人囿大何故也疏

注王以至故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

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今鄂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

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

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

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

去岐三百餘里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徒執以岐山國僅百

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閻氏據閻監毛

三本趙注作岐山之時故辨囿在豐不在岐也宋本廖本考

文古本孔本韓本並作岐豐時則趙氏已兼豐言之詩大雅

靈臺篇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

侯四十里孔氏正義云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

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

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
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以爲百里也毛詩
舉百里四十里明靈囿則文王七十里之囿卽靈囿無疑閻
氏說是也穀梁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
里諸侯三十里此三十自是誤文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
百里民尙以爲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
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
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
之囿百里右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
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瓊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囿百
里時患其尙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
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囿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云毛詩傳云囿者
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
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
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
三十里三卽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
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
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
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
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
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

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為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為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固無此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園孟子以為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閩本已作以阮氏元曰文王之園方按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為長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注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

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疏注芻蕘至人也

○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燃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釋芻蕘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薪施炊爨是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人注言之芻芻之俗字

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

者如殺人之罪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注郊關至有關○正義曰

周禮地官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卽指此閭氏若據釋地續云杜子春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苟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囿趙氏注却說得遠濶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按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稱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蘧伯玉從近關出注云欲速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坰說文作囿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爲坰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牧在郊外鄭氏注尙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蓋牧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爲郊遠郊爲牧郊關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城中及